

戲 劇 史 叢 書

初 期 職 業 話 劇 史 料

朱 雙 雲 著

文學史類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版權所有				
初期職業話劇史料	著者 朱雙雲	校對者 陳一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香國寺上首	經售處 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初版				
實價				

前言

初期職業話劇，就是爲近人所詬病的文明戲。但韓退之說得好：「莫爲之前，雖美亦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倘若沒有文明戲爲之幕路藍縷，也許話劇的成熟，沒有這樣迅速地。

七七事變以來，一般愛國青年，都以話劇爲抗敵宣傳之絕妙工具，紛紛組織劇團，各機關也都征集劇人，編成隊伍，並皆深入民間，以完成其喚起民衆的使命。因此關係，在這二十一月之中，就產生了不少話劇人才。

這般新生的話劇劇人，到了抗戰勝利以後，該怎麼辦呢？以我個人的預測，大半是走向職業劇團的道路上去。因自全民抗戰展開以來，話劇已取得多量的觀衆，最後勝利到達之日，在事實上也需要多量的職業劇團，以應民衆的需要；一般從事戲劇工作的青年，一時找不到較好的出路，惟有駕輕就熟，率向職業劇團去謀發展。我深怕成熟時期的話劇，走不進職業之門以後，或將初期職業話劇失敗的歷史，重演一回，因將三十餘年親身所歷，寫成這部史料，以爲今後職業劇團的借鑑，免得它們重蹈前轍。倘若有人以爲這是演文明戲地下流人的滿紙荒唐話，不值一觀，那就辜負作者一番苦心了！

我自民國三年，寫成新劇史後，就沒有續寫劇史的勇氣。因爲那部新劇史，實在寫得

太幼稚了，而且因為書賈之急於出版，沒有得到我的同意，胡淩亂集地裝訂成冊，簡直攪得不成東西。前年我讀了盧蕙野先生所著中國戲劇概論，在初期話劇篇中，採用了我新劇史的一部分材料，這是何等地榮幸啊！我以為我的幼稚作品，決不值當代名人之一盼，萬不料盧先生之采及葑菲，因盧先生之采及葑菲就加強我續作的勇氣。可惜所有一切參考材料，都在漢口，不及携出，也許已成灰燼。這裏所寫，全憑記憶而來，當然不免許多錯誤，這就要請讀者原諒的。職業劇團，是盧先生所需要，一覽其事雖隨工半的省中，我與盧先生，無一面之雅，但因他的采及葑菲，而促成我此書之着筆，我在這裏，謹以十二萬分熱誠，向盧先生致謝！誌謝雖遲以對。這志願雖遲，以對開人的百誦。大半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朱雙雲序於重慶北溫泉數帆樓三號客舍

蔡國入、諸君、並曾路入貝間，以宗氣其則賦只來前與命。因共開對，其
「一、一強愛國青年，」以謂陳德莊題宜於全贈與工具，從其後辦陳國、

「面不辭」。謝答對書文四句於之第編讀點。其書讀點而與然，這在

言

目次

一	職業話劇的起原	一
二	翹始職業話劇的進化團	三
三	獨樹一幟的開明社	八
四	新民社的崛起	一一
五	民鳴社和明明社	一七
六	曲高和寡的新劇同志會	二二
七	啓民社和移風社	二四
八	短命的新劇公會和曇花一現的聯合公演	二五
九	翹始男女合演的民興社	三一
十	笑舞台的前前後後	三五
十一	大聲公司和藥風社	三九
十二	到游戲場去	四二
十三	導社的始末	四三
十四	話劇與新舞台	四七

目錄

初期職業話劇史料

11

十五	武漢的職業話劇	四八
十六	職業話劇在平津	五二
十七	各地的職業話劇	五三
十八	演員表	五五
十九	劇目表	五八
二十	自傳之一章（我與初期話劇之關係）	六一

職業話劇的起原

中國之有話劇，始於公歷一九〇二年，即光緒二十八年己亥，創始者為上海約翰書院。風氣一開，於是徐匯公學南洋公學民立中學南洋中學等各學校，紛紛繼起。但這一時期的話劇，只限於學校方面，自一九〇五年即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民立中學的學生汪優蘭在校外組織了文友會，假座查錦牌坊陳宅大廳公演一次以後，話劇團體，就陸續地產生。不過這時的劇團，猶是課餘或業餘的消遣，並非職業性質。直到一九一〇年即宣統二年庚戌，任天知創立進化團，話劇始踏進職業之門。（詳見拙著新劇史民國三年新劇小說社書版）

話劇之所以踏進職業之門；以及迅速地普遍到各地者：（一）當時一般愛好戲劇的學生，走出學校之後，找不到相當出路，正在苦悶之中，王鐘聲任天知輩遂利用之以營利，且借此以為政治的活動。（二）一般頑固家庭，以倡優隸卒之不齒士類，發覺它的子弟，曾參加過某一劇團，演過某一次戲，——尤其是演旦角，便以為有辱門庭，萬難容忍，就將他逐出家門，脫離親族關係，這般被家庭遺棄的子弟，沒有生存的办法，遂利用他僅有

的演劇經驗，從事於職業話劇。(三)一般游手好閒，看到當時話劇之不定有劇本，只憑小小聰明，便可上台演戲，上台之後，不但生活得以解決；且能獲得意外的際遇，一舉兩得，遂搖身一變而爲新劇家。(話劇名稱，直至五四運動以後，方才確定，在沒有正名以前，一般人都稱之爲新劇，或文明戲)。(四)民三以後，劇團中盛行一種，「投師拜門」的習慣，不論何人，只要你荷包裏拿出數十元的拜師贄敬；以及宴客費用，就有人介紹你去拜那當時的著名劇人爲師，拜師之後，就有上台實習的機會，實習的角色，大概只限兩門：凡是簡子較小，面目較好，就上台去扮演劇中的丫頭；倘能唱幾句京調，或一支小曲，就能扮演劇中的妓女（這是實習旦角）。此外便是扮演劇中的僕役、公差、兵士、以及「七客一過路」之類（註一）（這是實習滑稽派）。實習了二三個月，便能掙包銀，大約扮旦角的，每月可得十六元至二十元，扮滑稽的每月可得十二元至十六元，再經過了二三個，月，看熟了幾齣戲，聽熟了幾段固定的台詞（註二），便可以跑小碼頭，充正場角色，或自辦團體了。至於實習時期之不扮老生和小生者：因當時之所謂老生，至少限度，須要能讀一二種報紙，稍微明白一些時局；否則上得台去，便沒有長篇大套借題發揮的教訓式的言論可發，沒有言論發揮，便不成其爲老生，讀報非不識字人所可能，故練習生不扮老生。小生一門，是個不易討好的角色；而且也要識字，方能吐屬雋雅，因此練習生不願且不敢演習小生。

話劇之所以職業化，而且普遍化者：總不外乎上列的四個因素，後來初期話劇之所以失敗和所以爲人鄙棄者：雖與時代有關，然因上列三四兩項所造成之人品太雜，以致演戲愈演愈糟，實爲最大原因。

註一：「七客一過路」，係新劇界的一句術語。七客：指劇中之賀客、吊客、嫖客、賭客、酒客、茶客、清客而言，「一過路者」，即一個行路之人。凡扮演此七客一過路者，倘能見景生情，應對幾句，當然很好，萬一不能說話，亦屬無妨。

註二：初期話劇，雖多數沒有劇本，但幾齣舞台上常演之戲，如情天恨愛之花家庭恩怨記女律師等，也有固定台詞。例如情天恨的張鶴亭，當其未婚婿慘死，其女截髮明志之時，必曰：「一個人抽上了鴉片煙，就害了我們陳張兩家，倘若多數人抽上了鴉片煙，不但要亡國，簡直要滅種！」又如女律師之巴山奴，當在法庭上辭樂克要履行契約之時，必曰：「借債既足以亡身，借債就足以亡家；借債既足以亡家，借債就足以亡國」之類是。

二 初如職業話劇的進化團

中國第一個職業話劇團體，當然是任天知主幹的進化團。天知的家世，人言人殊，或說他是台灣人，或說他是滿洲人，而他自己又宣傳他是西太后的私生子，據我個人觀察，

大概是北方人，曾經到過日本，也許入過日本籍，故他有時也名藤堂調梅。他在一九〇八年，即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與王鍾聲合辦通鑑學校於上海，通鑑學校，是個研究戲劇的專門學校，曾經在上海蘇州杭州等地，公演過幾次，在上海演的，是迦茵小傳，和張文祥刺馬，地點是在寶善街春仙戲園。只因當時的話劇，不爲社會所重視，於是不到半年，通鑑學校即告瓦解。到了一九一〇年，即宣統元年己酉，天知忽在報端，刊登徵求演員的廣告，一般愛好戲劇之汪優游陳大悲顧無爲王幻身范天聲等，紛紛應徵，進化團遂告成立，成立之後，本擬在大舞台上演，因恐不能號召，即遷地至南京，在昇平戲園上演，血餐衣東亞風雲新茶花諸劇，營業甚盛，天知得意之至，就在戲園門口，高樹旗杆，杆上懸一白地紅字大旗，上寫「天知派新劇」。因此天知派三字，頗流傳於當時。

在南京上演三月，于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辛亥四月，移動到蕪湖，演於中江大舞台，歷一月，蕪湖警察廳廳長丁幼蘭，以進化團所演之劇，在台詞之中，時有革命宣傳，因下令禁止，天知乃挽出駐甯日本領事，出面交涉，警廳深恐牽動外交，遂撤消禁令，任其上演如故。

六月間，天知率其團員從蕪湖到漢口已定期在棉花街榮華戲園上演，湖廣總督瑞澂，突電清政府，說他是「鼓吹革命，搖惑人心」。清廷最怕革命，就此不問究竟，諭飭瑞澂拿辦。榮華戲園園主李榮齋，得此消息，立告天知：天知以迅雷不及掩耳，囑其團員先行

避匿，已則坐觀其變，並電請駐漢日領營救，不料當天晚上，就有步隊來包圍戲園，天知不得已得，乃越牆而走。

時上海商人經潤三黃楚九等，有新新舞台之想，以新舞台夏氏弟兄及潘月樵等之排演黑籍冤魂、新茶花、拿破崙等新劇之盛極一時，遂決議加入進化團之天知派新劇，以與抗衡；而進化團恰於此時，由漢歸來，乃由沈李舟之介紹，與任天知簽訂合同，其條件為每場京劇畢後，加演新劇一齣，每月由新新舞台給任天知箇人包銀一千元，全團包銀三千元，合共四千元。因新新舞台工程未竣，故留滬守候。

任天知自簽訂合同以後，態度突變，以前凡百團務之事必躬親者，至此不加聞問，完全假手於人，已則終日流連於妓院，不久又染上了鴉片煙癮，顧無為汪優游等，不時向他諫勸，但他是執迷不悟，充耳不聞，馴至不與他們會面。

一九一二年，即民元壬子二月，新新舞台工程完竣，定期開幕。進化團商排節目，汪優游顧無為等，都主張以血箋衣，為與滬人相見之第一聲；獨汪君良則主張以尙武鑑為打砲，（尙武鑑即日本小說鬼士官）因尙武鑑所用服裝，為完全新製的和服，藉此可以一新觀衆耳目，天知因演血箋衣之辛玉潔，非常繁重，為自身省力計，遂納汪君良的主張，決演尙武鑑，優游無為力爭之，天知不為動，於是汪顧等相約為消極的抵制，拒絕扮演劇中重要角色，而各扮一滑稽兵士以塞責。上海英工部局的章程：戲園夜戲，不得超過下午十

二時。尙武鑑一劇，需時三小時，開幕的那一晚，時鐘已指十點半，而最後一齣京劇——潘桂芳之打棍出箱，尙未登場，經新新舞台經理孫玉聲之再三催促，打棍出箱，始於十一時二十五分鐘畢演，因此一齣尙武鑑，只有半小時可演，爲了時間限制，不得不將劇情，減頭去尾，因劇情的減頭去尾，致觀衆看得莫名其妙，（尙武鑑共分十二幕是夜僅演第三幕及第五幕之上半截）又因汪優游等不扮重要角色，致演出上缺乏精彩，更因日本裝束，平時沒有訓練，所以上得台去，都是手足無措，——尤其是扮女角的。有此三因，進化團天知派新劇，不但不要觀衆歡迎；且爲觀衆所唾罵，除了天知本人，以及幾個滑稽角色之外，都挨了倒好，演到第五幕上半截，因法定時間已到，不待台詞念畢，突然閉下幕來，致惹起一般不滿意的觀衆，紛紛將橘皮香蕉等等，亂擲台上，秩序因此大亂，如火如荼之進化團，至此宣告失敗。

據當時一般人傳說：這是潘月樵搗的鬼。潘桂芳是潘月樵的族姪，桂芳之加入新新舞台，以及被任後台經理，完全是月樵介紹，月樵與進化團一般團員，表面非常親熱，暗中煽惑時甚，因爲月樵是新舞台的股東，而新舞台是靠着幾齣新戲生存的，深恐進化團成功以後，影響新舞台的營業，遂暗中煽盼潘桂芳，如此如此。

舊戲本來有一定時刻的，但其中尚有伸縮餘地，即以打棍出箱爲例吧：全劇分間樵開府打棍出箱四節，若僅演開府，則半小時便可畢事，倘從開樵演到出箱，就非一小時半以

上不可。孫玉聲對於舊戲，是有相當經驗，據說戲目排定之後，孫玉聲曾經考核過，以時間來推算，進化團的尙武鑑，是足夠演全的，却不料開鑼戲黃金台，臨時帶演了盤關，武戲泗洲城，臨時多翻了兩場筋斗，多加了兩場擋子，每演一箇節目，差不多均超過應有時間一刻鐘或十分鐘，因此進化團的新劇，便沒有時間畢演了。

戲畢之後，進化團團員，開了一箇緊急會議，在會議席上，顧無爲堅決主張與新新舞台脫離關係，到寧波去另謀出路，汪優游主張據理力爭，不可採取斷然處置，而此時的任天知，爲了煙色所累，深恐事情決裂，沒有一千元一月的包銀可得，絕端主張容忍，顧無爲等大爲不滿，自動離團，一時從之而去者，有陳無我等十餘人。明日，三方會商的結果：決定新劇上演時間，以一小時爲限，倘新劇的登場人物過多，團員不夠分配時，得商請京劇演員參加，於是新舊劇的一幕衝突，暫時告一小小段落。

當時的話劇，都是多幕的，絕對沒有一齣獨幕劇，因此每一齣戲，所需時間，總在三小時和二小時半之間，現在既受了時間限制，又加入京劇演員，削足就履，百無一是，而天知又得過且過，不自振奮，只知將原有的戲，分爲兩天或三天去演，不知另排短劇，以適應時間，因此所演各劇，毫無精采，數日之後，觀眾一見話劇登場，即紛紛離座而去，這樣地敷衍了一箇月，新新舞台便不客氣地將進化團解除契約了。

在未解除契約以前，進化團有一小小風波：團員黃嘯喃，又名黃二南，曾留學日本，

原爲春柳社社員，與同盟會有相當關係，因此與孫中山先生，很爲接近，當進化團開幕之初，孫先生曾在台幕上，題有「是亦學校也」五字。上演沒有幾天，黃喃喃便和任天知發生意見，自請脫離，離團之日，黃喃喃欲把孫先生的題字拆去，說是：孫先生送給他私人的。任天知不許可，黃喃喃便向公解起訴，沒有等到宣判，進化團已離上海，此案遂以不了了之。

解約以後，進化團就到寧波去，上演於甬江大舞台，營業非常之盛，但不到兩個月，因各地職業劇團之風起雲湧，挖角之風大盛，同時團員間之磨擦，日趨尖銳化，於是開山鼻祖之職業話劇團體整個進化團，遂四分五裂，散至各地，即進化團的名稱，亦不能保存了！到了八月間，進化團的布景工人秦湧春，在蕪湖重振旗鼓，擁天知爲團長，一面派人分赴各地，將進化團的老同志汪優游、范天聲、陳天曉輩，盡行邀來，在中江大舞台演出，進化團因得復興，終以市面蕭條，不能久持，三星期後，即轉地至揚州，上演於大同戲院，以揚州人之沒有見過話劇，故得座客常滿，可惜不上半年，又因重要團員，發生意見，紛紛離團。進化團之復興，終如曇花一現，進化團之壽命，亦即終於此矣！

三 獨樹一幟的開明社

開明社，也是職業話劇中的先進，其成立僅後於進化團三年，爲一九一二年即民元壬

子，社長朱旭東，他是河北人，長於音樂歌舞，開明社初期上演的戲劇，有兩箇特點，不同於其他職業劇團：一是劇情的取材，完全是西洋的，故所演之戲，都是西洋服裝。二是每齣戲裏，總有幾支歌曲，幾節舞蹈，實與西洋的歌舞劇，有些類似。北大的名教授語言學家劉半農以及今日在電影界專演老人之李君磐，都曾參加過開明社。開明社的處女作，是在民元三月間，在上海大舞台演出，不過這次的演出，是爲響應當時的所謂國民捐，演劇輸捐的。直到八月裏，始在中華大戲院營業，（今大新街惠中飯店址）但只演了三天，比較進化團，還來得短命，其失敗的原因，和進化團如出一轍，也是附在京劇之後，爲京劇演員所嫉妬，不讓你去發展。

開明社第一天在中華大戲院上演的，是歌劇情癡，共分四幕，僅演了兩幕，便因時間限制，突然中止，有頭無尾，觀眾既不滿意，劇中又偏重歌曲，而所唱又是西洋調子，不爲觀眾接受。因此演了三天，院主便不容你繼續下去，朱旭東知道在上海之不能立足，而長江中下游間，又看慣了進化團一派的話劇，這獨樹一幟的歌舞劇，也決不能生存，乃率其社員，遠走四川，在成都演出，營業很好。直到一九一三年，即民二癸丑十二月間，始從成都回來，於民三甲寅正月，上演於法租界之歌舞台。此時開明社的作風，已經有所轉變，他不是單純的演唱歐化的歌舞劇，也不時上演天知型的話劇。其所以轉變作風者：一因歐化的歌舞劇之不爲大眾接受，難以號召觀眾。二因歌舞劇之題材較少，編排較難。因

開明社之轉變作風，不久任天知，也就加入了，自從天知加入之後，歌聲劇便如廣陵之散！

此時上海一隅，職業劇團，都爲六家，愛好文藝的觀衆，羣集於春柳劇場，愛看布景和熱鬧的，都到民鳴社去，嫌春柳的戲太冷，而又嫌民鳴的戲太鬧者，則集中於新民社，因此開明社的營業，自始至終，即沒有相當的繁盛，到了五月間，再也不能掙扎了，就此宣告停業，停業之後，朱旭東率領二十多箇基本社員，仍以開明社名義，歷演於南洋羣島者達三年。

一九一七年，即民六丁巳十一月，開明社自南洋歸，團體宣告解散。到了一九一九年即民八己未，開明社的基本社員，史海嘯周石吟等，在北京成立了益世社，集合開明社老同志，在新世界上演，朱旭東雖非社長，然仍以顧問名義，在暗中主持社務，開明社在此時期，雖名義不復存在，但它的精神，還繼續地存留着。直到一九二三年即民十二癸亥，北京話劇被禁，史海嘯一怒而改業，益世社的名稱消滅，開明社的實質，也就從之而亡！

滿清政府及北洋軍閥政府對於話劇，是一貫地要把它消滅，滿清時代，認話劇是宣傳革命，軍閥時代又認它爲赤化宣傳，而話劇的暴露社會黑暗，描寫官場腐敗，更爲封建勢力所不容，少數劇人之偶然發生桃色事件，尤爲一般不滿話劇人們的攻擊材料，因此各地話劇的被禁，是一件很平凡的事。

民二以後的開明社，雖不常演歌舞劇，但它的基本社員，如史海嘯朱孤雁孫琴心朱小隱輩，不特能歌能舞，而且每箇人，都有一些音樂技能，所以益世社解體以後，各地舞場的樂隊中，很有些開明社的老社員在內。

開明社在職業劇團中，是箇老不得志，埋頭苦幹的一箇團體，但它的組織，是相當的合理，基本社員，除演劇之外，每日還有幾項必修科，如練習音樂，練習歌舞，以及讀劇本等。現在一般戲劇界中人，往往以爲初期話劇，是只有幕表，而沒有劇本。其實不然，開明社的情癡、梨花女、復活等劇，是均有劇本的。

四 新民社的崛起

新民社在初期職業話劇史上，得佔重要之一頁者，實出它創辦人鄭正秋意料之外。鄭正秋是廣東的一箇士商，人極聰明，寫白話文，頗生動有致，常在報紙上發表評論劇文字，因此認識了新舞台的夏氏弟兄，夏月珊且與之結爲金蘭之好。當時新舞台的黑籍冤魂，大爲社會所稱賞，亞細亞影片公司駐華經理伊什爾，要想把它收入鏡頭，攝成影片，因托中國營業公司的職員經營三和張石川去接洽，經張與夏氏非素識，就轉托正秋去說項，正秋與月珊商談的結果：新舞台堅索一萬元的代價。伊什爾認爲索價太高，未成事實。正秋靈機一動，遂商同經張二人，囑托王炳生，收集了十幾箇進化團中不甚著名的團員，編了幾